

風俗圖評

中華短篇小說

風俗閒評

下冊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中華書局出版

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全書十二冊 ●定價四元

是書自柯南道爾初期著作起。至一千九百十四年止。共得福爾摩斯偵探案四十四種。其中半爲我國所未譯。即日本亦未譯有全璧。書中所談偵探學理。均的切合用。絕非徒恃幻想。荒渺無稽者可比。倘警界人士手此一編。則揣摩既久。心得自富。一旦遇有奇案。必能獨抒卓見。洞見癥瘕。是此書可作爲偵探界之範本。不徒供茶餘酒後之消遣已也。全書分訂十二冊。共千六百餘面。計五十萬言。誠偵探書中空前未有之巨著。茲將全集細目詳列於下。

全集目次

血書	窻中人面	隔簾髒影
佛國寶	俯書受給	至內槍聲
情影	孤舟浩劫	剖腹藏珠
紅髮會	窟中祕寶	赤心護主
怪新郎	午夜槍聲	雪窖沉冤
弑父案	僕背眩人	荒村輪影
五橘核	客邸病夫	情天決死
丐者許彭	希臘古人	掌中倩影
藍寶石	海軍密約	焚崇
彩色帶	懸崖撒手	魔足
機師之指	絳市重蘇	紅園會
怪新娘	火中祕計	病詭
翡翠冠	壁上奇書	竊圖案
金絲髮	碧巷雙車	罪藪
失馬得馬	臨原蹄迹	

風俗閒評下冊目錄

山莊

小介哥

夢墜

說法

逆旅

妝奩

囊中人

兒戲

耶穌復生節之前夜

風俗閒評 下冊

山莊

有村莊名游里阿藏一山澗之下除却工廠之煙囪教堂之尖塔從車站大道上可以遙瞰外並無其他傑構如欲考此莊之軼事則對以魚卵醬當飯莫不知之因從前此莊考士勞甫家治一喪事有一教會之主計將飯廳供設之魚卵醬儘其所有食之殆盡此主計鬚髮皤皤竟未嘗過此味忽於考士勞甫席上見之初一染指卽以爲佳立罄一具卽取他席上所有食之同坐有以肘觸止之者有執裾以阻之者此老悍然不顧貪口忘形咀嚼生津饞涎四濺迨其挂腹撐腸自云飽饜合計所食共得魚卵醬四磅之多今其人久已腐朽而所事流傳至今膾炙人口永著爲此莊之紀念舍此軼事之外更無其他之文獻

足備譚資。此莊常有疫病流行。街道極其污穢。泥濘滿途。終年無乾燥之時。潮濕最甚。莫如籬邊柳下。積垢深厚。竟無法以糞除臭氣。薰蒸終無已時。因此莊有染坊三所。染汁爲一種酸質。所醞釀爲藍。爲靛。腐敗霉爛。其味已不可嚮邇。更有一織皮工廠。地既褊小。而此四廠所造之種疫料。灌溉已深。其實四廠只工人四百。工作不息。滿村所飲之水。已不免染布織皮之滋味。所潑之染料水。臭皮水。濡染草地牲口食之。卽生瘟病。以後官中干涉。但禁止皮廠動工。今皮廠雖已閉門。仍在暗中造作。上下蒙蔽。視前禁如具文。每月給醫官及巡官十魯布。遂無舉發之人。莊中有樓房二所。以白鉛爲頂。號爲新式一所。爲市政辦公所。與教堂相對一所。爲商人格白坑所開之雜貨鋪。雜之云者。無一不備。酒漿牲口皮貨糧食。但能賺錢。皆可居爲奇貨。譬如喜鵲羽翎。爲婦女冠上之飾。銷場旣廣。彼平時以三十考卑克收買。積少成多。轉鬻之。卽獲大利。亦賣木料。

亦放利債。統言之。一壘斷獨登之市僧也。生有二子。長者那希木。次者士的分。那希木充當偵探。不常居家。士的分隨其父料理商業。其實身體尪羸兩耳。又聾。格白坑並不倚賴之。唯士的分已先取婦名牙森麗蛇。風流自賞。顏色爲一村之冠。每逢禮拜。首戴花冠。手執旱繖。綽有姿勢。平日蚤起遲眠。勤勞最著。自曳長裙。或由棧入窖。或由窖入棧。滿腰繫以鑰匙。略一移步如環佩之有聲。格白坑見此佳婦。恨不爲長子娶之。而使之嫁彼聾兒。未免可惜。此老胸中所愛者。長子那希木。次媳牙森麗蛇。因次媳于歸已久。善於持家。明於識人。對內對外。皆以一肩任之。所以多鑰隨身。不委他人。卽聾夫亦不輕授之。櫃頭論價店內記簿。以及馬肆牛市。亦能相齒相角。辨骨辨皮。無不當行出色。是以終日談笑風生。精神百倍。格白坑每見必稱贊。非常許爲才女。旣感於兒婦之才貌。老鰥岑寂。遂不守不續娶之誓。冀得內助。如次子者。何樂如之。此念一動。不日如

願其人離莊三十里。年華雖艾。風格猶存。名曰娃瓦洛浪洞房。卽在前樓。自是以來。向之黑屋。今乃大放光明。玻璃新換。未夜上燈。空桌之上。罩以白布。牕外亦有草花數種。從前兩餐。舉家均食椰菜。今則分人受食。各據三盤。娃瓦洛浪食苦逢甘。嫁得金夫。自謂三生有幸。嫣然含笑。旣持婦道。又欲撫仿母儀。且力倡慈善事業。舉凡流民乞丐。香侶村婆。皆來請求。振助本莊。婦女過從往來。皆格白坑。從前所未有之舉。更有工廠已革之工人。亦來相投。娃瓦洛浪給錢給食。且給以禦寒之衣。以致戶限欲穿。娃瓦洛浪久居情熟。形迹不拘。往往徑以鋪中之物。濫施貧人。豐兒士的分見彼以茶葉二篋。贈人心爲不平。奔告於格白坑。曰。吾父不知。吾母以茶葉隨意贈人格白坑。聞之默不一語。縉其雙眉。登樓欲有所詢問。不知相見之時。何以口不從心。轉謂娃瓦洛浪曰。吾妻汝如須用何物。鋪中所有者。可以取攜。自便。幸毋對於老夫有彼此之意見。明日又戒。

士的分。曰。汝母以後須用何物聽其自由。汝母須過問也。雞鳴而起。唯利是圖。格白坑終朝勞苦。不能自休。牙森麗蛇辨明而起。梳髮盥面。水壺一響。則無窮之事故相逼而來。格白坑著黑色長袍。番布新褲。長統皮鞋。於未明時。卽在地板上。來回散步。太陽一出。乘車出門。一躍登車。以手卽覆其帽。簷深恐人得見顏色。此時年已五十六歲。而筋力不衰。牙森麗蛇娃瓦洛浪有時送之登車。大馬黑色。價值三百魯布。所以自掩其面者。因本莊貧人甚夥。往往拱候於門外。以便陳詞。格白坑不待其發言。搖鞭急去。若爲乞兒。卽大聲斥之曰。速去。上帝助汝。吾不能代上帝施捨也。娃瓦洛浪於其夫去後。髮上罩以輕紗。手箕帚。以除塵垢。或至廚下。督率庖人。牙森麗蛇在鋪中招呼買賣。當街卽聞其譚笑聲。數錢聲。及怒罵店夥聲。其夫士的分癡坐其側。若罔聞知。或有時久坐心煩。上街閒眺。科頭不帽。納兩手於衣兜中。仰面看天。或低頭視地。故作童騃之狀。娃

瓦洛浪於一日之中進食四次。飲茶六次。著爲家令牙森麗妮晚餐後核算出入獲利多寡。然後登榻莊中染坊三所。一所屬考士勞甫家。兩所乃和亦林兄弟三人分掌之。和亦林二廠皆有德律風。餘唯辦公室一具。近已不通傳話機匣。上已生蛀蟲。市政官本無文牘往還。唯對和亦林廠尙喜接應電話。今又停止。愈不足以銜其才。至於二廠之德律風停止原因。因和亦林正與其仲氏季氏涉訟。彼兄弟一經閱牆。則工廠歇業。或閉數月。或閉半年。已成慣例。一旦兄弟議和。則重行招集工人開張。生理彼此兄弟有一訟事。則滿村中人乃有譚助。按平時每逢禮拜考士勞甫家人與和亦林昆弟滿街相逐。爲樂牙森麗妮亦必更易華裳。在本鋪左近閒走。怡情和亦林昆弟見之。必邀之過其家。或推或挽。若搶若奪。格白坑亦於是日挈其後妻並坐馬車以試此三百魯布之快馬。繞行原野。並不出莊馳騁。至於日落始各歸家。晚間和亦林家有大風琴一張。

若遇月明時有聲有色此莊乃自謂天上人間獨一無二之樂土也

格白坑長子那希木不常在家常有家書及物品寄歸書中語極恭敬辭亦修潔頗具公文程式那希木從不喜讀書識字不解文語而此書爲父母起居情文周至身作一偵探不應更有書記押尾簽名乃其真蹟比之書上之書潦草不堪又似禿筆無墨此書一至格白坑愛如拱璧高聲朗誦誇示於人曰此子幼雖失學一入仕途便爾文雅充其學力將來平步青雲不可限量一日禮拜格白坑與娃瓦洛浪坐樓賞雨遠見那希木坐一馬車繞後莊而至從來徒步今乘高車殊出意外下車入門面有驚色心神不定爲平日所無坐立不寧旋出旋入豈不幸革職耶娃瓦洛浪頗喜其歸且憐其無耦因其神色不怡因與格白坑籌議此子抑鬱無聊必非無故今已二十八歲理應爲之授室以弟先兄彼安得不以怒顏對父母那希木所住子舍與親舍只隔一壁從此時聞父

母與弟婦主張物色佳人迎爲冢婦。娃瓦洛浪一日謂那希木曰：汝弟娶婦已歷多年，汝年已過婚時，遲遲不立家室，殊非所宜。汝自服官於外，未必遽生家累。新婦在家可助予整理家政。吾見汝終日咄咄舉動，乖宜大約皆獨居所致。格白坑爲游里阿之大戶，與人議婚最易成就，莫不震其富也。但抱此意可以聽其挑選拔萃，擇尤那希木貌並不颯，面削如瓜，其脣頰又隆然而起如豬嘴之上，翹凝思之時，喜以其髭送入口中自嚼，沈湎於酒，終日不醒，自頂至踵望而知爲醉人。旣經聘妥，娃瓦洛浪乃告之曰：新人極美，又耐勤勞，佳期亦甚邇。那希木曰：善哉！妙在吾非殘傷廢疾跛躄，暗聾彼美，我又何嘗不俊。新婦家在鄰村，地名陶古衣窩半村半郭，中有一家一孀婦與其妹同居，妹亦居孀，有女曰離葩，美而賢，唯貧故人無欲之者。村人竊議謂此女如花生於糞壤，除非老而鰥者娶以爲宜。旣娶其女，並可迎養其母。娃瓦洛浪因媒妁盛稱其美，特往。

相之。又自謂富家可納貧女。特擇吉挈子相親。陶古衣窩有離葩之姑母。因就其家舉行此禮。其姑母爲備茶點酒果。離葩亦著新衣。身材嫵娜。無疵可吹。羞怯可憐。尙含稚氣。周身中度。不過手指不纖。此由自小操勞生活。仰於十指。尙在紳富大家。必以爲美中不足。若在格白坑家。方恨其兩臂不粗。兩手不大。如箕堅如箝。便於執役。其姑母謙詞。唯以貧無賠奩爲歉。娃瓦洛浪曰。此實無妨。吾所娶者。人材須嫁妝何所用之。家世經商開張貿易。但能作苦性不昏愚。吾願已足。離葩聞之。自念從小食貧。亦曾入城作婢。傭值是求。雖乏聰明。尙非愚暗。大有勝任愉快之意。其母爲避生客。伏處於廚下。因身嬰宿疾。至老不瘳。昔爲人傭。爲主人俯拭地板。主人暴怒。以足踢之。致破其膽。懶於見人。手腳不時顫動。有如篩礮。今來意在相攸。且探新姻之口氣。不料那希木日在醉鄉。不耐久坐。隨意行動。走入廚下。問曰。老嫗何以枯坐於此。一人不苦寂寞耶。其母曰。

吾非不欲與親家快晤。因賤軀多病。不耐周旋。那希木乃一笑而出。既歸。仍不到。差婦已聘矣。應生喜悅。乃彼或出門。並不一過於未婚妻。以申繾綣。出屋入屋。口中吹嘯若歌。若謠。有時立如木雞。目光注視其地。直欲穿入。重泉似嬰。重感似抱。殷憂並未求牝哀鳴。乃知其父與繼母之用心。但知及歲當婚。未得此子之虛實。加以平時拘謹。近頗放肆。出言亦無倫序。婚事既成之後。格白坑促之。乃復入官供職。

去游里阿陶古衣窩二村之間。有姊妹二人。爲人縫紉。那希木新婚日。近舉家須易新衣。姑婦二人尤欲格外出色。娃瓦洛浪大衣色。取棕黃鑲邊。黑色牙森麗。姹大衣純用澹綠色。獨於胸前雜用鵝黃色花樣。乃其自創。諸人衣服製成。格白坑不肯予以現錢。按價折算。予二人蠟燭數包。沙下魚數合。二人無可奈何。行至半途。同聲一哭。婚期將屆。那希木先三日卽歸。新製大禮服。膠皮鞋。領

纈爲紅色絲繩所結其端成一圓球外於肩上披大氅一件兩臂並不伸入先於樓上偶像前禱告然後爲父母問安忽啟行橐以二十魯布爲其父格白坑其母娃瓦洛浪壽又以十魯布贈弟婦牙森麗妮弟婦驚喜以手簸弄之其光可鑒曜日生輝如新出鑪冶者那希木面無德色而有愁顏兩頤暴起如墳知必於下火車時多醉數杯萬不至有可憂之事然言語頗近妄誕忽謂格白坑曰此次婚事酒筵不宜過儉伊羅勞夫家其妻因肺病而死出殯之日所備大餐力求精美每人合費二魯布有半酒亦絕佳合價更貴於大餐吾莊人如往赴席必不知若者用醬若者用醋格白坑大驚失色曰異哉一客合二魯布半那有此等貴物那希木曰誠哉合此價我卽坐上之客大凡城人飲食不比鄉村隨便入一飯店略食數肴略飲數盞卽須五六魯布父亦識吾友沙木道福乎彼於飯罷走入加非館必飲考格洛克上品酒一杯每一杯不滿一口尙值

六考卑克格白坑曰眞耶汝非給我耶那希木曰吾言非謬吾終日與沙木道福俱吾家書皆出彼之手此君藻翰高華當今第一又向娃瓦洛浪曰吾母不知此沙木道福有經天緯地之才熟於國家歷史如掌上觀文蒙彼不棄日必隨我游行吾兩人可以媲美前賢吾服彼之學彼服我之才所以倚我爲生活稱我爲畏友謂我兩眼能見人肺腑譬如散步市場見一人以汗衫出售吾大聲喝之曰此汗衫何處偷來敢來拍賣細加盤詰果爲賊贓娃瓦洛浪曰汝又憑何術以知之能毋誣乎那希木曰卽吾亦不自知大約天生之慧眼如彼物果由竊得自有一種電光相攝引我生疑立時破獲吾之同僚每於吾出查之時必曰此君一出又不知多少水禽投入羅網也水禽卽指盜賊羅網卽指我也不論何人不論何地皆可入手盜竊無如天壤雖大天旣生我竟無處可以銷贓娃瓦洛浪曰上禮拜干吞里六失去山羊四隻汝旣多才必能物色得之

吾恐其徒勞也。那希木曰：不須一兩日，吾能得攘羊之盜，家人聚語，洵一樂事。時方四月，天氣朗晴，吉期既屆，車馬行人絡繹於游里阿村路之上，更有一車，駕以三馬，套以纓絡，鬘及尾皆束以紅帶，樹上鴉鵲爭鳴，若爲格白坑賀喜門外如此。至於雜貨鋪內，肆筵設席，有鹹肉、沙丁魚、苦酒及其他食品，更有乾龍蝦、腥味、觸鼻、格白坑新犍、新服、張羅、席面、刀之不潔者、拭之、叉之、有垢者、滌之、娃瓦洛、浪黎明已起，前後奔走廳間，來賓皆因其女家長，莫不請而見之。廚丁二人係由覓雇一切用物，不經指定，不敢擇動，尤欲時時關白。牙森洛、浪綠衣出現，加以曳地之長裙，來迴庭院，如蛟蜨旋舞於風前，笑語聲怒罵傭工聲，隔牆行人聞之，親切加以門前車馬共見，共聞，莫不知格白坑家有非常之大舉動。綵輿既去，俟之半日，午後三鐘，歡聲雷動，諸多賓客簇擁新郎往迎新婦，同入教堂，燈綵輝映，音樂和鳴，離葩下車，見人氣香煙目爲之緘，加以樂聲。